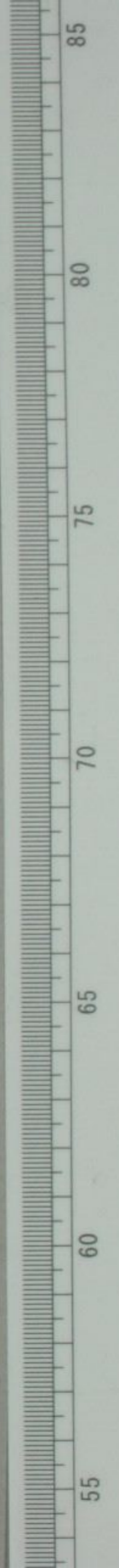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87



文庫 11
D 292
87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傅楫

沈疇

蕭服附

徐勣

張汝明

黃花光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暹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

一



010190562552

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
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
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
令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
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旣滿徑赴
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
薦爲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爲說
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中人涖事于府者多與
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
得罪貶楫以贖行免官徽宗卽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歷

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
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
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
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
自然爲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
傅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
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
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
匹

沈疇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爲

尚書議禮編脩官召對權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
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
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
錫錢最爲剗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
之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
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
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
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因此盜賊
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
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

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
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
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
罪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縱兄弟遣開封尹令孝壽
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
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
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
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
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
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旣而獄事竟復羈管明

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潛泣訴乃止建炎
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濟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
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
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
股愈毋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
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
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
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
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讒說纒纒

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
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
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借沈疇使鞠獄坐羈管
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
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
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
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
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
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

并劾勸勸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遠宿留不進勸謂
副使趙尚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
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
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遠尚果皆以無功貶舒亶
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勸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
入爲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瘵不治歲苦
漂溺勸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
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叅軍哲宗見其文諭獎之欲俟
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立羅竇文閣待制兼侍
講遷中書舍人脩神宗史時紹興與尚在朝人懷異
意以沮新政帝謂勸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
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
彥勸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勸不
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
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
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勸言神宗正史今更五
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
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
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
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勸

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銳欲損
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
不能決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
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
論棄澶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
邊事則臣下之利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
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
事二人勣不少降節謁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
出外者帝曰勣謁告歸爾非去朝廷也奈何輕欲奪之
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勣行章惇詞以爲詆

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
復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大觀三年知
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
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
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
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
召還過宋見勣微言憾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
旣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之哉京慙不
能對勣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
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勣持正充爲帝所

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為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
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
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
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
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
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
明刺血調藥傳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
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為鬻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嶽
廟費鉅財窘令以屬汝明汝明嚴與為期民德其不擾

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眾
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
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名召實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
皆有題品值不悅者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
去取錄徽宗覽之曰考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
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
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
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
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故眾欲
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為也坐責監壽州麻

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主者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賄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日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大宛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出守徐州司理參軍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職卽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卽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戒損之計徙葆光符寶郎省吏醜錢入寶籙宮作十道齊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良嗣凶黠忿讐犯不赦之罪於

鄰國逃命遁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泄爲患不細中
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爲之宜厚其祿賜寘諸畿甸
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
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
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
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
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
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
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
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爲

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
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
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
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奉
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
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
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疆悍自尊不肯上承德
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
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
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

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宮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密岳州傳惟蕭祁門令葛長卿不卽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象及決罰遺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識者尤

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圍者訟至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謂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圍者民不可罪宗哲委以屬吏旣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鞫之乃甲指血流傷因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

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伺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皆服辜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

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收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入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看亦令有司審奏遷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

寢異京恚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
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數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
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
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估
其直許朝士分售皆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
上還之宰相有已取萬匹者卽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
開直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善
交結但削其官猶爲太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霆坐貶
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
公弼以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

徽言培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
十上京始罷又言吏負猥冗矣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
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部水知埽六十員縣非
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
司仕塗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脩實錄公弼復言京
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
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逵主國柄公
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
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
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廢民根本因之饑

饒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藏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爲公弼去

張克公字介仲穎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

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隱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爲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爲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旣又擿其知貢舉事帝以爲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二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史詔

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卿卽以爲主客員外卽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必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後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

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
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
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虧貢之餘
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
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竒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
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未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
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
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
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
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
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
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彬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
度判官彥昇嘗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材擢提舉常平
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可御史及
陞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閏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
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
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
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潜邸之舊德薄位尊

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
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
經云我遇公爲黃石之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爲漢祖
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他如鄧洵仁蔡薺劉極李
孝稱許光凝許畿盛章李諤任熙明之流皆條摭其過
一不爲回隱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
事下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 郭天信以
談命進用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術毋習釋
教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
弗上彥昇言吏徂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
爲姦者衆有因進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
故搖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
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彥昇言一曰而
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爲顧避封駁出知滁
州尋加右文殿脩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
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炎燄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迺力
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公弼注
朋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見畸服不阿汝明不
欺彥昇孤立其賢乎唯勸宮邸舊學人望攸屬而不使

齊政地至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善而不能
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以強於郭亡也
鍾傅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爲蘭州推
官坐對獄不實羈管彬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
官得入對爲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而勇難
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
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略公事夏人陷金
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傅合擊破之又與熙州
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祕閣校理章案帥渭命傅
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傅步
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
原捷連進集賢殿脩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僅再歲
遂檀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
罪初傅請合三路兵從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
以包淺井亂囉和市工旣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
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傅會布爲言但褫職俄而白草
原詐增首虜事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
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滑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
南要地靈武爲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爲王上其東由清
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

簡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畔漸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遇雨失道爲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爲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氏欺妄故屢起屢債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起家爲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盜旣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卽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知新會縣廣守章粲重其材粲帥涇原辟入府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羗有功加集賢殿脩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害粟其間以千數旣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塢亟發鉄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歛兵退連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

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羣盜李勉起遼東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

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爲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諉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卽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旣棄蠻

復大人抄略覆官軍荆土爲大擾漸歷提點江西刑獄
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
之漸言數州被害卽捐二百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
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塩官徹清水浦入
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
江又開峴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七盈
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
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郎中以祕閣校理爲陝西轉運
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
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
下卒年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
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以論
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禁卒餽
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歷使
諸路人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西兵未可減
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祕書少
監再爲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
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旬
募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

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
宴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
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懷遠軍且頒諸司使至殿侍軍
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
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
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
言羈縻知地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鬧那州
羅更從皆內附請於黎毋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
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
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
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
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部
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
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則未得者
才十之一耳於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
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
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
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
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
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

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皆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通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旣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

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部尚書授莊集賢殿脩撰知桂州祖道旣留以莊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譚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旣城迺上言湖

北至廣西繇湖南則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
因以利啗諸蠻使納土立里埃莊忌之且欲蠻之多屬
廣西爲已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表橋梁渠陽
蠻酉揚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
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
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淡州別遣胡超儂昌等
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掄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
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
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
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旣追貶祖道莊貴

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和荆南
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涇亳襄州鎮江東
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圯降兩
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
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適相置以建立純州縣砦
勞加直祕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
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遁
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酒器飲卜漏等漏心豔之
會瀘帥賈宗諒以歛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斗箇旁

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砦虜公老
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適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州
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
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
蠻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適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
代以康延魯而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
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爲瀘南
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
峩州近而固適遣王育先破之村固諸落相繼而克因
其積谷食士卒旣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

縛大圓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
乃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阡阱仆巨枿布渠答夾
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能進間從
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賦恃之
無守備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
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
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適遣土丁
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
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
顛迺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

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奔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蹂
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篠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
蹂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適望見火麾軍躡雲梯
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
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圍追獲之晏州
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畝募
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
副使孫義叟爲安撫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
族姬加適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適以
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

賈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
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
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爲賊攻敗
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
爲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
許之適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適適曰帥臣所
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適今以
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
乎疏奏上然之又斥還才書才窮感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

通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蕃聞通至相賀
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爲頓高時
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通上言曰銅重鐵
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
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
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通赴闕尋卒永裔
歷知眉州言者論通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蹈窾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
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之功不亦偵乎諸蠻溪洞
茅瘡非人域鳩雉與居况無敢闖吾圍京迺使祖道張
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
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
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頰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徽之耗內貪外駟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
嗚呼可不戒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

陳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脩國朝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郝質 賈達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弟麟子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疆為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

萬曆二十七年刊

肅將兵護軍須覬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肅行邊至栢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脩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名賈昌朝又薦爲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

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四省龍神衛奉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質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于信義田肅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

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閭閻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
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西
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旣陳青誓衆
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
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朔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
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卽日引軍趨山旣定賊至
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
逵請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
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

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初逵少孤
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
冠被泰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來伐羗酋
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
復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
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
望自是害乃息畫鐵爲的激種豪使射义皆成勁兵一
夕鋒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逵臥不應旦而謂人曰此必
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
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逵爲能連擢捧

日天武四府都指揮使馬部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
關麟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
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
宗遣達督護亟囊上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其
勢達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營
城外者每常朝卽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啓鑰如平
時達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冶鐵鑄常朝字
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郵延兵延州舊
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達相伏龍
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連
延人以爲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達言种諤處縷
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戶今乃千一百戶耳逋逃
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
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
日給一升罔冒何至大半諤徒欲妄興邊事自以爲功
不可不察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請不俟郊赦賜三世官神宗曰達武人能有忿親之志
其特許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曰懿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監平鄉
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豕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

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
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
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驩
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
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
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
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湖北蠻徭彭仕義
叛徙爲鈴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
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狗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
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授之

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爲此輩
所脇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
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
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
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
宮以光祿大夫致事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
諡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没于定州錄爲右班殿
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
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

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僞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毋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篋策羗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水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柰何今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謂遵裕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旣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幘府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傳壘至旦入矣怒未

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
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謀遵裕圍城十八
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卽南還
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爲虜所
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
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
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脩馬政令軍中校技擊
優者乃給焉自義合至德靖皆綿亘七百里堡壘䟽密
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
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皆拒破之殺其
統軍葉悖麻咩咩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
獻帝喜遣近侍勞軍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
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
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
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
初又括隴山間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
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若昌祚以爲不可再遷殿
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
卒贈開封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
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著射

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汚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城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具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環絳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

熙寧中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邠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土馬踴躍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旣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若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羅兀之棄走

遣達援取戍卒輜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爲少累遷西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爲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羗遂降木征遷東上閣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爲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當先爲家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卽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熾鬪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閣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首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羗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首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鬪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關盜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復爲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襜袍帶遷爲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旣得又爲鬼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徙熙河與种誼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達宗城夜斷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

去以疆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雞朴再轉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勝於磨礪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爲皇城使未與軍路鈴華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人脩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乘常不廢卽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曾布曰臣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威俱不能知願加敕使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以爲朝廷討伐方息肩柰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詰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卽佐父征伐從討金湯

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閱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戍軍岷州官累佐騏驎使紹聖中滑帥章棻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關流矢注肩戰采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烟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第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 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羗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羗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瞻言蘭溪宗有遺寇宜悉蕩平之履卽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輕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末年死西寧諸戍阻絕起

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復爲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
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爲中太一宮使
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
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幾以檢
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
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金城古
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
時朝命种師道爲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

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
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爲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
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
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欲夜劫幹
離不營謀泄反爲所敗旣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
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
以古爲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
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
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
解詔古與師中掎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

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過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替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具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智高接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使

京城左廂巡檢救濮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卽位以爲鄧

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客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燧初穴具州城時爲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爲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

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
入闕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
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
有驚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
知原州改秦鳳鈴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
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邊謀盜西關鎖舜卿密
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
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謀者轉西上閣門使知
雄州始視事或告契丹闕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爲
動乃妄也契丹繫州民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

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

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
兵天都連西羗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
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嶺
武勝兵合河州熟闕詣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

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谿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
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馬
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滑州
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舜卿
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爲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
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
與他郡等耳而爲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
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
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
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譁謀執政將
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
子太倉粟不請何爲我不貸汝衆懼而聽命進步軍副
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練之法
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然終
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
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實樞府宰
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
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
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
過涖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曰勤毅
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羣牧使用其
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
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則
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爲之契

冊不能奪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為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為一時名將遭世承平邊疆少警推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兇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兇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

驛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昉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苗授 子履

王君萬 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子誥

劉仲武

曲珍

劉闡

郭成

賈嵩

張整

萬曆二十七年刊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戛於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羗裨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羗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囚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

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撤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羗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鷄朴羗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烟凡師行百日

轉鬪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籓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卽止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卽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隘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祗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閣門副使黑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瞻取青唐與姚雄合兵討峽羗箋羅結贍將李忠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羗死陣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羗怙巢穴殊死鬪梟將陳迪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劔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羗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羗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旣而阿章叛詔履與仲朴過河討蕩辭

以兵少朴遂陷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
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
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
青唐大會兪龍珂歸國獨別羗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
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
親狎與同獵乘間搥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
積功得閣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
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畧地羗潛伏山谷間
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一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

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廝逋也復破北關
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
使賜絹五百疋西羗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爲南
撒宗域小而堅疆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
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使爲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
緡爲轉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
故官職君萬怨孫迴使番官木舟訟之鞫于秦隴又貶
爲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贍

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
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獄治于秦

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贍具伏詐增首級因說
詢云青唐人有叛贍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卽具奏言已
命孫迴寃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
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
孫路路以爲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
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爲前鋒度河先下隴朱
黑城忌愍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
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德書不以白軍府愍
屯邈川宗哥會舍欽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
騎赴之旣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
之乃克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
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
愍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
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卽取二羌遂迎溪巴温之
子隴撥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
進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
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爲守備青唐未可
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

欲使王愨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援及心牟等皆出降贍
入據其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
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贍縱所
部剽效羗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其在山
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
西城與羗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討蕩羗戰敗奔北四
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羗積級如山初
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籤羅結請歸帥本
路爲唱贍聽之去途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
十萬助之城巾危甚黃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
魏釗神杓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
使李諲秦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
牟欽擅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
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
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
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
相錢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
觀察留後除其子珪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羗會水
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

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
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
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鳳居職六年括生羗隱土于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
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
解鞍簡兵五百逾戰衆寡不作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
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糧秣燈其會敵遂退神
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
當無不濟但董氊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
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
河鈐轄仍統秦鳳羗兵駐通遠河州羗率衆三萬屯千
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害粟食軍羗老
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
敢迎戰逃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
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
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慕家族頡佷
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帥境
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
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

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累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歛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爲沙磧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爲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祇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劔爲信欲舉衆降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謀以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疆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

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爲
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羗善
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
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
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
預定洮河遷左騏驎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
使者劾爲生事奪郡印未幾爲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
郁得羗戶萬餘遷路鈴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
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卽掃營去擢東上閣
兩使知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皇

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爲京
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
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
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
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祇候押時服賜夏國
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渭州
鈴轄涓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
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
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

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鈴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上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爲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毀其柵至奈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侍不繼爲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爲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爲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爲

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讒逮對按驗卒無實
守邊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
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閣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
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
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
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
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
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卽

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
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爲信
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克曰向非光祖以身對
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
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
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
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
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
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
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效其險促黔兵先登襲

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鷄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驛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古穴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山山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川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顯決遷客省使嘉州制置使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八囉兀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二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泉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匪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狝狝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狝狝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鈴轄李憲討山後羗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羗

乞嗟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鷄朴李密撒馘三千遷東
上閣門使爲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
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
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
吃囉尼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卽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
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大
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
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
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爲寓金帛他所密
告兼濟勿以家爲恤平寃旣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
川之役將曹僕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
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
旣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卽日度關鏖
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
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
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
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
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
爲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涓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

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
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
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
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
則生或曰柰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
之蠻衆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
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
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爲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
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
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
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
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
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
爲謀報啓釁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予誥以蔭爲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
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
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
召誥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
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雹師不能視契
丹以背盟譙責薄暮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十四
圖劾詵規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詵始興
取燕之謀見事勢浸異則又以爲不宜取故平燕肆赦
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
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爲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砦渭
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卽去仲武謀得的
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
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
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
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

兵道左二將還羗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
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
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
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
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護童貫招橋羗王子臧征僕哥
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羗必降或退伏
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
辦耳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
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卽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
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

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錫閣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爲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宮再起爲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錡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爲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於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鈴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渭與羗戰先登陷陳爲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會加閣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達趙尚南征爲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降僞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人對珍念二帥不和睦

上聞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
爲解帝復使獎勞賜之弓劍鞍勒令有司蠲其鄉徭賦
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
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羗數十騎濟無定河
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
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
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
曰城中井深泉晉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
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柰何棄之且
爲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
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
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
初爲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
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
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
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闡字靜叔青州比海人以拳方爲軍校從延州軍出
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

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鉤其甲闐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闐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爲然穴成闐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闐自河東爲犄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闐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闐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闐躬往濬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

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噶隘至城下有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棗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患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大會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

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旣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爲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以爲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苦甚急崑以數

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卽循弓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上一矢殪其酋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鄴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奉官爲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士時其

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
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遷
狷徐萬衆乘舟屯托口追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
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
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橈幢建旗鼓沂流急趨賊望
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
中殺獲不可計爲廣西鈐轄坐殺降徭責監江州酒稅
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訪
於輔臣召之對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
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至
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
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遯走使巫
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謀歷京西
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
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
數千趨松林堡蘊謀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
賊遠未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
寇順寧蘊置伏陘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人獲馬
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

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
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爲賢卒
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彊
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爲河州巡檢夏羗寇蘭
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遷涇原將
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
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服羗扣壁願
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羗引去哲宗召見語左右
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龍神衛都指揮使

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使者問聞涇原有王
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
息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
築臨羗天都十餘壘羗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
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敝彼野無所掠必携携
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羗旣退師果大獲徽宗
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
頃分弓箭士耕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
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
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

帝善其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卽其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睠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西地爲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塘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爲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爲契丹所憚欲增爲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墮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婭爲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恟疑應詢曰是特爲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請詔應詢逾于境旣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人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

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爲定州真
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曰
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
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
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鬪
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
師討鬼章外河諸羗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
鬼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
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

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
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
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
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
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
州充隴右都護羗豪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
地帥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羗羗潰城震武遷溫州防
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
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

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取其
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及其成
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錢南之
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
唵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
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崑恩之善射聞之出則
先登入則殿後其林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
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
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贍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
譎死亦宜也誅首取燕終變其說旣黜旋復爲夫刑矣
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慶
于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
能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尹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一

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卽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
耄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
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卽定魏
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
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
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
館取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
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
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
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旣而坐不論
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人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
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
親宴使近臣卽館享客北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
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
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
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
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
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
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旣相
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太學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
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
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
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
生隙隙一開禍拏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王愛民恤
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有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
十八贈司徒諡曰清憲

張商英字大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
氣傲儼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

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
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
告卽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
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
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
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
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
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
撫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
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

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滹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什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

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氏養于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府訐燾姻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旣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

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賤寵之商英曰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

往來事覺拘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寃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諡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

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
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爲富縣唐英至空其
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
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
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旣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穎王爲皇太子神宗卽位知其人
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
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
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
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
蓋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
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
傳蜀檣杙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
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
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
不可以妨寒士命實未級久之爲太學錄太常博士母
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寃
蔡卽獄正夫人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
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

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願其助亦惡之因章絰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

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肩輿至內殿長子阜民夜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

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觀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
正夫獻詩謝禮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
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
贈太保諡文憲再贈大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
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
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
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
民微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
官毫數易守政不治曾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
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有妖獄
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
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
爲師張角諱耳卽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彊明官
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
縣爲政議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
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
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
存紹聖中五王就傅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卽位是爲
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

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
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
上書人 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
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
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
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
事京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
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
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
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臙府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
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
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
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
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
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
幟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
幟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瓘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
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

帝重逾其請爲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甚賜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人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斤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

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卽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謚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

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
達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
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
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逾天
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
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
居中厚責報京爲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
用親經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
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聞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
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
羈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
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甲前命進知
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
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
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
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
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
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
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

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京卽薦其有廊廟器旣不合遂因蔡涓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嘗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子修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沒入于金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太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

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觚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顛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夤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幟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睽睽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

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輔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還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寔爲崖

異帝惡京專懷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旣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
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
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
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
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
閣延羣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
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柅置不行使德音善
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
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
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

寃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
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
事父子相係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
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
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
爲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
街寃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
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
僥求之敝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
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

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
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
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
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
郎使高麗遷尚書錄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達
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
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
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

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
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
恣反覆乘間抵讖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
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
兄章經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
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
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蔭
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屬遷
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

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卽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攄荅語復不異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遼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旣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駟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買疑不納駟訟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鞠之得省吏主名實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攄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鞠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

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
至二年五月錄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
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
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
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起爲越州永興軍皆
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
鉏大俠繩汚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
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
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
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攄蓋以曩
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
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
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
直祕閣數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
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親睦親宅
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論
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
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惠民
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緩徠之一方賴其

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爲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葺甲青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侯崇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栢鄉縣民訟皆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問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翻致其罪旣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幸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闈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羗帝怒親書五路將師劉仲武等十八人姓

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玉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薺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

蔡薺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攄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則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為忠理十八人者錄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監國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

再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

一

一

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
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
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
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
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
中牂牁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恟
疑衷甲以逾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懼呼
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
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
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
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
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
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
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
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
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
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
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
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柰何今決而浸之是
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

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傲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旣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旣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北除子璟直祕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

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臬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臬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人將不得還旣而還宮恪迎拜道左請入覲臬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儀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

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出言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宣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克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偏抗疏丐宮祠金人旣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羣指而大詬且欲歐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文殿學士克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攄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

京遂力引深與摠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摠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讀拜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俛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

先賢卷三十一 列傳 六
亦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
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王府昂與余深林
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
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
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碁賭詩局敗昂不能作
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
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
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
省不可京乃請御筆召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
始違者以大不恭論敏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
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
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
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
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
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
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
尚書李棡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
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棡

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
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
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
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旣畫計當
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
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旣立上
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
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義不合紛爭上
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太學士
徽宗觀使頊之言者論其甚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

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
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
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
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
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竒才他日特出制
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卽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
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跡盜
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
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卽出民抵吏罪

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
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阮治增舊幾十
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阮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
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禋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
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
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禋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
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
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
人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
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敷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

上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
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
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
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
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
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
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
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
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

言曰金人欲覺卽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平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以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

被光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

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還顯謨閣侍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爲禮部尚書移兵部出知潁州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請更名宓爲左司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大

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久之起知郢州復學士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福宮宣和六年起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縣卽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事中
大司成拜邢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爲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府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

克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擄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爲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問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

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辟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園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况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蠶蠹之毒奮獸窮之計

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恐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身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出使粘罕軍王康開元帥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

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
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
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卽位輔仍舊職未幾卒詔厚恤
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徙
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
江西兩路轉運副使人爲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
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
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
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疾出臥福寧殿

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曰皇太子素親耿
南仲可召之人南仲與吳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卽位
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
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淮南
仲與吳玠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
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
直請畫河爲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
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
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

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訥往衛州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獨趣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卽位薄南仲爲人因其請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鑄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敞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讐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劔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克編修官國子司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適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升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黜之建炎

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朋黨相确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北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噉微功挑患汴洛旣震則枉縮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中深斂輩誤國之罪正其謬而欽高二君徒從竄與信失刑矣恪旣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廟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長等奉

勅重校刊

何臬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占

何臬字文績仙并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祕書省校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

一

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士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
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
桌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
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一五罪黼旣抗章請去而允豫
未決桌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桌亦
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
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幹離不
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
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桌曰三鎮國之根本柰
何一旦棄之况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
割亦來宰相主割議職桌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
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桌請建
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
之兵旣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
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柰何亟檄止之桌
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
下帝罷恪相而拜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
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桌建議請以爲元
帥密草詔藁上之乃以康王克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
克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克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

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處李若水母
得預議既陷途廷桌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
文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計
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
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秘書
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脩爲尚書
傅爲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不然必敗脩不能用遷
秘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
夫治舟楫然煩費傳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

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
中許翰以爲傅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
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
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
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
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
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是人中訪得
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
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
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 三
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
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
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
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
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
者政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
之大過懼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
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
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
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臬數趣

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陣者悉下城無得竊
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
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
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
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傳帝兼
旬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惟知
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
帝后諸王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
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特首送之給金人曰
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

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傅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瑀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太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爲館閣直學士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曰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爲念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迂齷噉以不舉劾之罪罷知

新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
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
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
建旄越者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
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
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
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
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爲揮涕歎息固遣南仲昌及城
陷過庭亦以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

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蔭爲蘭州錄
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
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
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旣殆矣有地曰大都者
介五路間羗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
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
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羗患知襄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
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
獻所爲文知舒海秦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

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
遼宴射首中的遼人歎詫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
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從弟克公
彈劾京京遷怒叔夜撫司存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
召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惰不虔凡命
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
黃叔夜極陳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
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
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
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
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
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
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
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盜聞果小懈叔夜
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
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惰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
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
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徙
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

札趣入衛卽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
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
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
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
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
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
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
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
城陷叔夜彼劍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
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
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
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
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
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旣次白溝馭者曰進界河矣
叔人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
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

聶昌字幸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
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祕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
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
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使還爲

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爲戶部昌本厚王黼旣而從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爲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搥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卽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怙亂晝爲盜入官民家

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二二兩輩聲言擒盜持伏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與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爲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卽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界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

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粘罕遇其從者稱閣門舍人止昌徹繖令用膀子贊名引見昌不可爭辨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齧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爲人疎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大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臬孫傅聶昌皆疎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臬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傅匿太子之謀甚疎昌河東之行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資閣淺爲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爲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適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

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溫輕謾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爲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爲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呂懺見入瓦橋爲盜吏執之遼人囚略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

一儉之得失不足爲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爲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戶近悉歛諸民而不予直爲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年六十五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爲大名府司戶參軍

留守文彥博以爲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遷冠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卽行先他邑至決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冠氏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冠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盜詰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東常平入爲戶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閒田爲官莊是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

西寧高永年戰沒熙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羗地致其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爲惜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疆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羗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一不犯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秦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諡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熊本經制吐蕃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砦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羗通將爲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卽鄜州鞫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尚書省建以爲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邏卒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

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爲左司員外郎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謂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異其格今祭地於園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秘閣

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爲刑部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封傅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貳邊隙寢開非中國之福

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夔州進祕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官進至將作監吏與匠比爲姦欺凡斲削塗墍丹艷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卽槩給其廩費亡藝而患不均幾遂爲之經費省工陪再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

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搖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爲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

使者愧服辟之邵爲屬聽其所爲熊本察訪蜀道歸語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爲夔路轉運判官夔守疆狼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井鹽爲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旣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爲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卽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師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

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藩訟失官哲宗卽位詣
訢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
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旣不爲寒而廢祠其可爲暑
而輟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祕閣校理充徐王
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
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
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
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
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
宗初入爲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
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
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
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
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
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
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
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日助
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
揀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
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

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卽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承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已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剛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

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耻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穎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幼以儒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卣言洮岷積石至文爲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

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塞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自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死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令人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搔之自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自言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遼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州路刑獄有議權酷於瀘叙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自言先朝

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觀二張之理郡鄭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糶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自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